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下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七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下

明 張溥 輯

梁武帝集

勅

勅答臣下神滅論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蹟神滅之

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隅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痏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来滯熱之鼃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抱狐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濶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為言祭義云惟孝子為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敕光祿大夫江蒨

蒨子紑幼有孝性父患眼紑夢一僧云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莫能解者草堂寺智者法師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答云云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依夢〻取水洗眼及煮藥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紑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弟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

敕沈約撰佛記序

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旨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為厝筆不以故指勑闡等結序未體又似小異

與周捨論斷肉勑

法寵所言慚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即是經之羅刹

又

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鵄鵶鳩鴿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麞鹿雉兎充滿野澤亦不曾見有一自死者而覔死肉其就屠殺家覔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殺生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殺此罪一等莪本不自為正為諸僧尼作離苦因緣

又

衆生所以不可殺生凡一衆生具八萬戸蟲經亦說有

八十億萬户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是斷八萬户蟲命自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煮若炙此斷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無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灼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此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

又

衆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衆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爲言有兩

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為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既親達經教為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即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為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酷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於𥎞矛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

又

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睡眠悶

等律儀恒生念念得未曾有律儀所以爾者睡眠等非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殺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殺戒亦兼汙餘戒至於手挾齒齧動身口業則失身口戒爾時律儀無作即斷不續既失不殺戒亦損汙餘戒所以爾者旃陀羅人為屠肉時為何等人殺正為食肉者若食肉者即有殺分於不殺戒即成有鈌若謂於善律儀受殺生分於不殺戒無所鈌者是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

儀猶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者是知善律儀人受諸殺分是不殺戒即時便缺別解脫戒不復解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念善心惡律儀即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其事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少殺分不殺律儀即時亦斷菩薩人持心戒故自無有食衆生理若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答曹思文勑

具一二縝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
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喻智藏勅

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寔是勝樂不遠三乘亦
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
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為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
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

勅答釋明徹

徹受學僧祐隨出陽都住建初寺天監初自
荆州還都二宮周供寒暑優洽遘疾將卒奉
表告辭武
帝答之
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堅
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
惟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
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
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澹不復多云
敕答僧正南澗寺沙門慧超

齊隆寺法鏡殂歿慧超

啓釋法寵鎮之勑曰

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使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

手勑江革

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

制

與羣臣論明堂制

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户以茅盖屋上圓下

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窻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専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

又制

朱异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右个聽朔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帝又制曰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别差無相干

駁慈母服議制

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

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内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為

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

唱斷肉經竟制

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未遍互言無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所道所以唱此華既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為此

三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尼乾斷皮革不得著革屣若開皮革得著革屣者亦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意未了于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云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是下行人所以不同尼乾者諸有所舍若無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頓同凡著一革

屣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無量身命況日日餐咀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革屣以並斷肉於時諸僧乃無復往復恐諸小僧執以為疑方成巨弊所以唱此不受革屣文正欲釋一日所疑非關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衆生經為父母親屬衆僧那不思此猶忍食噉衆生已不能投身餓虎割肉貿鷹云何反更噉他身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

冊

諡始興王冊

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為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勲利民之厚德契闊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今遣兼大鴻臚程奕諡曰忠武魏而有靈歆兹顯號

璽書

賜左丞范縝璽書

王亮仕齊義師至新林百官皆送誠款亮獨不遣高祖踐阼授侍中中書監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詔廢為庶人後下璽書詰縝縝荅支離而已

亮少之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謟事江祏為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横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禄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

錄其白旗之來貫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

令

霸府去苛令

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棄常自絶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緹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筑流離寒暑繼以疫厲轉死溝渠曽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鳶是

猒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
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斯人何辜離
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治之氓來蘇兹日猥
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昧思闡皇休與
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
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霸府禁奢令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

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琁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奕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奕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滛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

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
鹿裘之義觧而更張斵雕為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紱
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絶御府
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饗絶鄭衛之音其
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甿庶菲食薄衣請自孫始加
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
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
武歎曰孫之法不如毛尚書孫雖徳謝往賢任重先達

實望多士得共此心外可詳爲條格

閱武堂大赦令

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禍挻動植虐被人鬼社廟之危蠢焉如綴吾身籍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邊疆推轂萬里眷言瞻烏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厲其忘生之志雖寶歷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弭多難虐政横流爲日既久同惡相濟諒非一族仰禀朝命任在專征思播皇澤被之率土凡厥負釁咸與

維新可大赦天下唯王𢈔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

申飭刑政令

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實多門有殊衛文之代權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閹尹有翁媪之稱高安有法尭之旨鬻獄販官錮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義擁抑彌年懷冤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自己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維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實在茲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

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辦依事議奏

初封梁王下國中恩令

孤以虛昧任執國鈞雖夙夜勤止念在興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遠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軌前烈嘉錫隆被禮數昭崇徒守愿節終隔體諒羣后百司重茲敦奬勉茲厚顔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歎息思弘政塗莫知津濟邦甸初啓藩宇惟新思覃嘉慶被之下國國内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

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

統亦同蠲蕩

掩骼令

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

貧苦二縣長尉即為埋掩建康城内不達天命自取淪

滅亦同此科

檄

移京邑檄

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後亨資多難以啓聖故昌邑悖德孝宣聿興海西亂政簡文升歷並拓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獨夫擾亂天常毀棄君德姦回淫縱歲月滋甚挺虐於鬌翦之年植險於髫丱之日猜忌凶毒觸途而著暴戾昏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宮在殯䩄無哀色懽娛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麗至於選采妃嬪姊妹無別招侍巾櫛姑姪莫辨掖庭有稗販之

名姬羗被干戈之服至乃形體宣露褻衣顛倒斬斮其
間以為歡笑騁肆滛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
行產盈路輿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刼掠剽虜以
日繼夜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滛酗醬肆酣歌壚邸寵恣
愚豎亂惑妖孽梅蟲兒茹法珍臧獲厮小專制威柄誅
翦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
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
僕射搢紳冠冕人望攸歸或渭陽餘感或勲庸允穆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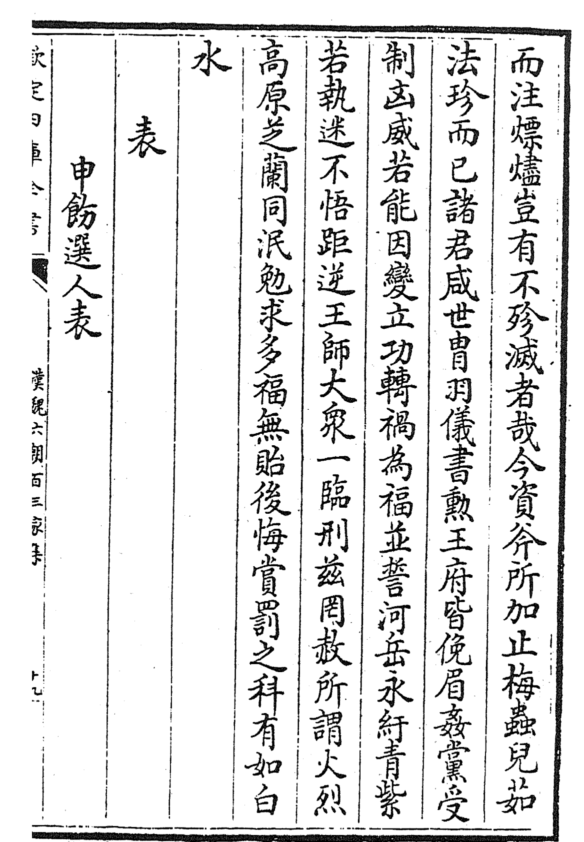
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居
俱竭心力宜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釁粉孩稚
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伐誠貫幽顯
往年寇賊游魂南鄭危逼拔刃飛泉孤城獨振及中流
逆命憑陵京邑謀猷禁省指授羣帥尅翦鯨鯢清我王
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力喪魂義夫奪膽投
名送款比屋交馳負糧景從愚智競赴復誓旅江甸奮
不顧身獎厲義徒電掩彊敵尅殲大憝以固皇基功出

桓文勲超伊吕而勞謙省已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
榮滿敦賞未聞禍酷遄及預稟精靈孰不宛痛而羣孽
放命蜂蠆懷毒乃遣劉山陽驅扇逋逃招逼亡命潛圖
密構規見掩襲蕭右軍夏侯征虜忠斷夙舉義形於色
奇謀宏振應手梟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於悖禮違
教傷化虐人射天彈路比之猶善刳胎斮脛方之非酷
盡寓縣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兎不能盡其罪自
草昧以來圖牒所紀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既

人神之主宗稷阽危海内沸騰氓庶板蕩百姓懍懍如
崩厥角蒼生喁喁投足無地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
上懐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卧薪引火坐觀傾
覆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昭靈神祥啓
元龜符驗當璧作鎮陜藩化流西夏謳歌攸奉萬有樂
推右軍蕭穎冑征虜將軍夏侯詳並同心翼戴即宮舊
楚二靈再朗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焉復始康哉之盛
在乎兹日然帝徳雖彰區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猶梗

仰稟宸規率前啓路即日遣冠軍竟陵內史曹景宗等二十軍主長槊五萬驥騄爲羣鶚視爭先龍驤並驅步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率三十軍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推鋒扼險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檝衝波噎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憺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沿波馳艓掩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

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㪉新城太守崔僧季並
肅奉明詔龔行天罰蜀漢果鋭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
波遄騖幕府總率貔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冀馬
樅金沸地鳴鞞聒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寓方舟千里駱
驛係進蕭右軍訏謨上才兼資文武英略峻遠執鈞匡
世擁荆南之衆督四方之師宣讚中權奉衛輿輦旍麾
所指威稜無外龍驤虎步並集建業黜放愚狡均禮海
昏廓清神甸掃定京宇譬猶崩泰山而壓蟻壤決懸河



而注熛燼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加止梅蟲兒茹法珍而已諸君咸世胄羽儀書勳王府皆俛眉姦黨受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為福並誓河岳永紆青紫若執迷不悟距逆王師大衆一臨刑茲罔赦所謂火烈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水

表

申飭選人表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盖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忠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諜訛誤詐偽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冐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為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徽

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絶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奬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閒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

吏求之愚懐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皁隷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禄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奬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刋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貎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臣總司内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彛倫自穆憲

韋惟允

請徵補謝朏何胤表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賔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

厥之無寄拂衣東山耵絶塵軌雖解組昌運寔避昏時
家膺鼎食而甘茲椽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
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
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
甫開賤貧爲恥況乎久藴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
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衆賛萬機實頼羣才共成
棟榦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
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庭

書

喻袁昂手書

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中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絶齊聖明啓運兆民有頼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横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鋭卒萬計鐵馬

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且范岫申冑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爲掎角沈法瑀孫肹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

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禄位去就之冝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懐故致今白

與蕭寶夤書

寶夤本齊建安郡王高祖克建業殺其兄弟寶夤潛逃入魏封齊王高祖遣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魏除寶寅為鎮東將軍拒之高祖手書與寶夤寶夤表送其書陳忿毒之意魏朝為之報答

謝齊建安王寶夤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

華陽地絕一隅内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
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為強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
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
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懐貳于内事危累卵勢過
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
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盡心内外大勲
不報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
龕敵之力内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

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㑹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寃酷拯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實晊子晉屢動危機廹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絶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為可重朕之視此曽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鄉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

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為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訓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較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脩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横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為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

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凡子屛侍送卿國廟幷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為韓信受困野雞

答蕭穎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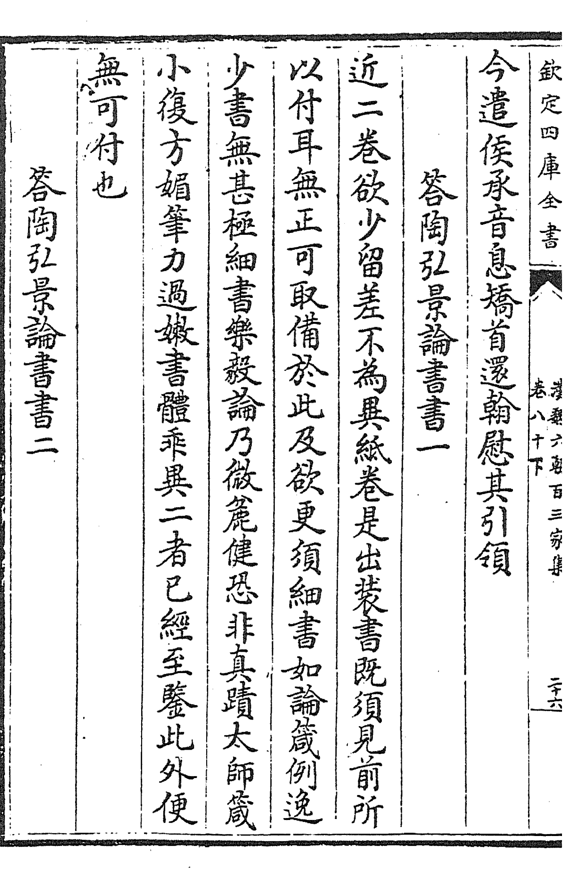
高祖將起義師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使就蕭穎胄以襲襄陽及至巴陵高祖遣王天歡賫書與穎胄以疑山陽山陽果疑不上穎胄乃斬天歡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遽便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之發襄陽穎胄須兵會于軍

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况所藉義心一時驍鋭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

與何胤書

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内絶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

賞是為樂土僕推遷薄宦自東徂西晤言素對用成睽
闊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遇曳裾儒肆實欲卧遊
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為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
離屯故投袂數千剋黜豐禍思得矚卷諮款寫情古昔
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栖寄不近中居人世
殆同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黻但理存用捨義貴
隨時往識禍萌寔為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為
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己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



今遣俟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

答陶弘景論書書一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麁健恐非真蹟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可付也

答陶弘景論書書二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
非嫌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
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
字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
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
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隨筆廉斷觸勢峯鬱揚
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
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

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閒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能當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答陶弘景論書書三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異同所未可知悉可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靖書觀所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雜便當非靖書復當以點畫波撆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跡并摹者並付反

答陶弘景論書書四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

兩三行許許似摹徵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答陶隱居書

知欲從卜想諮請幽勝謀及著龜但遷徙之日為當使人為當使鬼猶躡蹻因地其不滅也

報侯景書三首

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

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又

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

又

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

與始興王憺書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常竝驅爭先

脚氣帖

數朝脚氣轉動不得多有憂懸情也二謝處委曲復當有情故舊數有書問不可復有與也知何時再言話報之

曹郢州帖

衆軍行人最今封如別曹郢州近遣樊士真領三百人猶在漁湖其應用行合應有四千人故指白

序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

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振洗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答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

記

立神明成佛義記

夫涉行本乎立信信立由乎正解解正則外邪莫擾信立則內識無疑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何者顧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

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迴斯用果無一

本安得如此相續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莫改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為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縁異乎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

輿駕東行記

有覆船山酒罌山南次高驪山傳云昔有高驪國女來

東海神乘船致酒禮聘之女不肯海神撥船覆酒流入曲阿故曲阿酒美也

連珠

連珠三首

蓋聞水鏡不以妍媸殊照芝蘭寧為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

蓋聞一眚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珠有時而纇盈尺之寶不能無瑕

蓋聞理有漸萌豈須拔岳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

繳是以微胞積而山飄虛弦動而隼落

賜到瀫連珠一首

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

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

箴

凡百箴

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之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

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正

惟厥正如彼互鄉如彼暴虎家聲不建有忝爾祖思之一作止

厥身亦喪厥命惟慈惟恕惟孝惟敬嚴惟率下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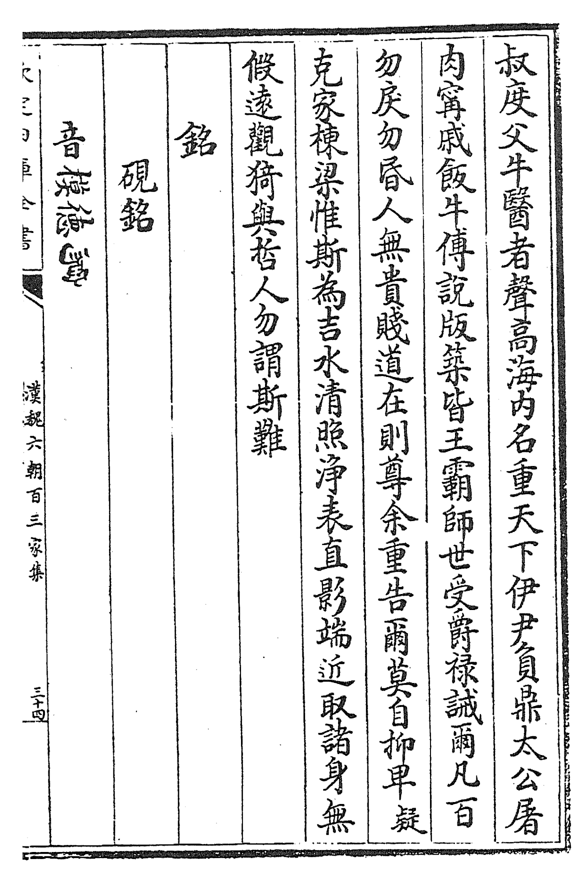
既熟決意而行臨難必勇見義忘生門有賢良家有忠

貞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

月盈則虧崇山落峰高樹折枝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

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勿謂人微而以

自輕張他缺為卒李衡為兵忠信孝友皆以揚名有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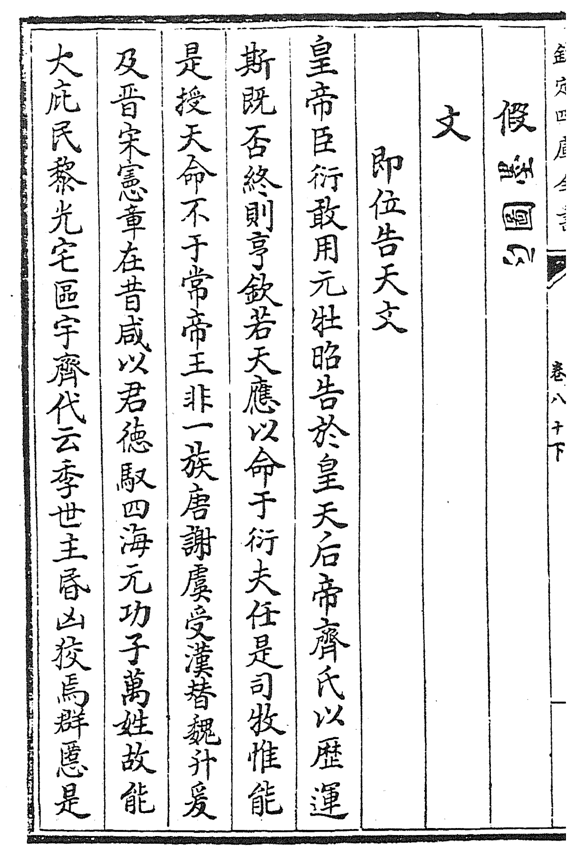


叔度父牛醫者聲高海內名重天下伊尹負鼎太公屠肉甯戚飯牛傅說版築皆王霸師世受爵祿誡爾凡百勿戾勿昏人無貴賤道在則尊余重告爾莫自抑卑疑克家棟梁惟斯爲吉水清照淨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猶與哲人勿謂斯難

銘

硯銘

音操德誠



僞齊國文

文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衍敢用元牡昭告於皇天后帝齊氏以歷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民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群慝是

宗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於我有邦俾溥天惴惴將墜於深壑九服八荒之内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匡救無術卧薪待然援天靡訴衍投袂星言摧鋒萬里厲其掛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銜膽誓衆覆鋭屠堅建立人主克翦昏亂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民康世實有厥勞而晷緯呈祥川岳効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終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罔不和會於是羣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

難以謙拒齊帝脫屣萬邦授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辭不獲許仰廹上玄之睠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祗惕敬簡元辰恭茲大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靈是饗

捨道歸佛文

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

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登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迹於天中爍靈義於象外度群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

遂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閻王滅罪婆數除殃若不逢植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躭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其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弟子蕭衍和南

金剛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派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真法才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理名言其歸一揆莫非無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既為殊失就無求也彌見深乖義異去來道非內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真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真俗同棄本迹俱冥得之於心然後為法是以無言

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説菩薩深見無説之深弟子習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歡恒沙衆生皆為法侣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剛般若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金剛般若禮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緣同時集會哀憐萬品護念群生引入慧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寶見金牒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

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行自在無復塵勞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摩訶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樂我淨蓋真常之妙本無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與真俗異名計著之情及顛倒我人之所彌見愚癡取舍有無之間轉成專附豈知妙道無相至理絕言實法惟一真如不二諸佛

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遣蕩示之以冥滅百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無復塵勞解脫清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慧之旨終歸一趣莫非第一義諦悉是無上法門弟子頗學空無深知虛假王領四海不以萬乘為尊攝受兆民彌覺萬幾成累每時丕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乾乾歎四生之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世間般若舟航濟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慧命須菩提願諸衆生

離染著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若識諸法之無相見自性之恒空無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斷酒肉文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黒衣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内懷忿異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

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惡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為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

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所親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為行四不

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我道真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為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為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己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為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為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已

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閒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已殺猶得自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呌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罝罘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

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為當専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為師長或為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即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亦爾心懐内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

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已法受烏戒人受烏戒施受鹿戒人受鹿戒施烏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烏戒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即飲酒開衆惡門入即噉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是何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此非正真道法亦非甘露

上味云何出家僧尼猶生躭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
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
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
故復可可至學律者彌不宜爾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
若白衣人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訶止云某甲汝就我
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
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
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

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噉肉無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丘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

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
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薰蒸一
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
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
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
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
噉肉是常業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

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
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
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
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多
可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
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猶是
梁國編户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
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便

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為諸
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涅槃經為當曾
聞此說為當不聞若已曾聞不應違背若未曾聞今宜
憶持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許食
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云何不從師教
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
一切衆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為怨對同
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

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提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六欲天河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為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真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緣若食

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願若食肉
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
障四無礙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
解脫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通
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
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
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
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無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

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無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無四無量心無四無量心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為不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鴟鴉啗鼠蝍蛆甘螮以此而推何可嗜著

至於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最有知勝諸衆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直常懷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慇懃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魚實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衆生同名為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為近切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噉食衆生是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

衆生是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食衆生是自煮
因噉食衆生是自炮因噉食衆生是自炙因噉食衆生
是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剥因噉食衆生是斷頭因噉
食衆生是斷手因噉食衆生是斷足因噉食衆生是破
腹因噉食衆生是破背因噉食衆生是刳腸因噉食衆
生是碎髓因噉食衆生是抉目因噉食衆生是割鼻因
噉食衆生是截耳因噉食衆生是貧窮因噉食衆生是
下賤因噉食衆生是凍餓因噉食衆生是醜陋因噉食

衆生是聾因噉食衆生是盲因噉食衆生是瘖因噉食
衆生是瘂因噉食衆生是跛因噉食衆生是蹇因噉食
衆生是瘡因噉食衆生是瘍因噉食衆生是疥因噉食
衆生是癬因噉食衆生是瘤因噉食衆生是瘻因噉食
衆生是瘑因噉食衆生是疵因噉食衆生是癰因噉食
衆生是癤因噉食衆生是痔因噉食衆生是疽因噉食
衆生是瘻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致蚕因噉
食衆生是致虱因噉食衆生是致蚊因噉食衆生是致

蚃因噉食衆生是遭毒蟲因噉食衆生是遭惡獸因噉
食衆生是病瘦因噉食衆生是寒熱因噉食衆生是頭
痛因噉食衆生是心痛因噉食衆生是腹痛因噉食衆
生是胸痛因噉食衆生是背痛因噉食衆生是手痛因
噉食衆生是足痛因噉食衆生是髓痛因噉食衆生是
腸痛因噉食衆生是筋縮因噉食衆生是胃反因噉食
衆生是脈絶因噉食衆生是血流因噉食衆生是咽塞因
噉食衆生是喉痛因噉食衆生是風病因噉食衆生是

水病因噉食衆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五臓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六腑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癲因噉食衆生是狂因噉食衆生乃至是四百四病一切衆病因噉食衆生是熱因噉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是受壓因噉食衆生是遭水因噉食衆生是遭火因噉食衆生是遭風因噉食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遭刼因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鞭因噉食衆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因噉食衆生是督因噉食衆生

是罵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是繫因噉食衆生
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因噉食衆生是閉因噉食衆生
是生苦因噉食衆生是老苦因噉食衆生是病苦因噉
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衆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衆生
是愛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苦因噉食衆生是
五受陰苦因噉食衆生是行苦因噉食衆生是壞苦因
噉食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地獄因噉食衆生
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衆合地獄因噉食衆生是

呌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呌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千鬲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鬲子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為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

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為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兒命根

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於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

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
親長為怨對可為痛心難以言説白衣居家未可適道
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諸大德僧尼
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
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
道若欲修行皆為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
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縁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無慧
不知出惡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

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亦如是三毒等

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斷酒肉文二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輙得上教若以殺生祈願輙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勅諸廟祝及以百姓凡諸群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爲蔣帝齋所以皆

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將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

斷酒肉文三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伸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

假名僧與盜賊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
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為外司聽察所得若為寺
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
寺官集僧衆鳴揵搥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
俗策使唯最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
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
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
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忘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

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天神毘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毘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䟦陀羅迦王阿修羅迦王摩尼䟦陀羅伽王金毘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遍滿空虛五方龍王娑

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龍夜叉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仄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凈者可以凈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刳心擲地以示僧尼丐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

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當先自為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至於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為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

問驅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便佛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舉治者當反任罪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毘羅神猶設鹿頭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怠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別宣意

斷酒肉文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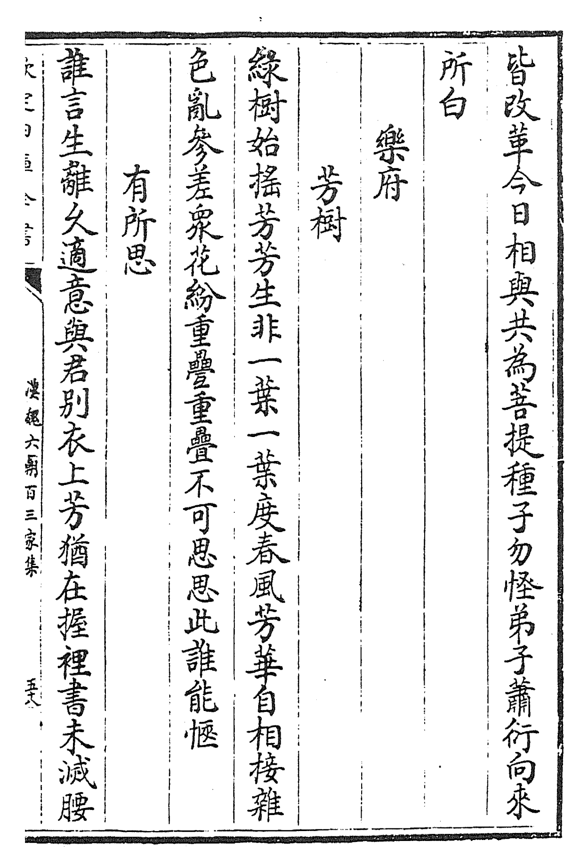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閻浮提壽云百二十至于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刹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暫有諸根儼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强現無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

止况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
云菜食為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
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
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
之時令作子肉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
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厭惡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厭惡
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廻不善惑以為善惑就善惑
中重為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

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之魚肉温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强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爲生類皆多冷血腥爲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沉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所執甘魚

肉者便謂爲溫爲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為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為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决定多有留難內外衆魔共相嬈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人遠離內無正

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墜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熟内心麤惡見人勝已常懷怨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



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為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

樂府

芳樹

綠樹始搖芳芳生非一葉一葉度春風芳華自相接雜色亂參差眾花紛重疊重疊不可思思此誰能愜

有所思

誰言生離久適意與君別衣上芳猶在握裡書未滅腰

間雙綺帶夢為同心結常恐所思露瑤華未忍折

臨高臺樂府作簡文今從玉臺作武帝

高臺半行雲望望高不極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色髣髴洛陽道道遠難別識玉階故情人情来共相憶

雍臺

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綺窓蓮花掩網户琉璃開羊草臨紫桂蔓延交青苔月沒光陰晝望子獨悠哉

長安有狹邪行帝王集作魏武帝者非

洛陽有曲陌曲陌不通驛忽遇二少童扶轡問君宅我宅邯鄲右易憶復可知大息組細緼中息佩陸離小息尚青綺總轡遊南皮三息俱入門家臣拜門垂三息俱升堂旨酒盈千巵三息俱入户户内有光儀大婦理金翠中婦事玉觴小婦獨閒暇調笙遊曲池丈人少裴徊鳳吹方參差

擬青青河畔草

幕幕繡户絲悠悠懐昔期昔期久不歸鄉國曠音徽音

徽空結遲半寢覺如至既寤了無形與君隔平生月以雲掩光葉以霜摧老當途競自容莫肯為妾道

擬明月照高樓

圓魄當虛闥清光流思延延思對孤影悽怨還自憐臺鏡早生塵匣琴又無絃悲慕屢傷節離憂亟華年君如東扶景妾似西柳烟相去既路迥明晦亦殊懸願為銅鐵轡以感長樂前

閶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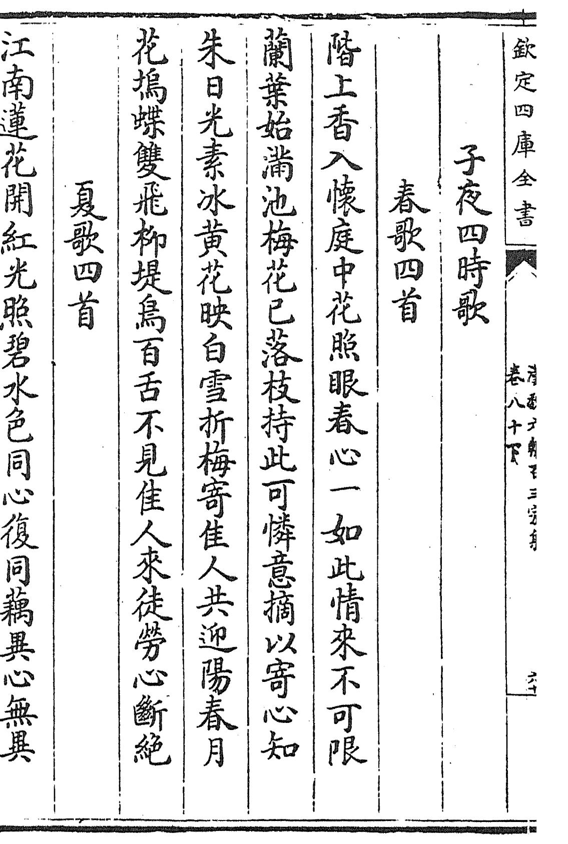
西漢本佳妍金馬望甘泉衛尉屯兵上期門曉漏傳猶
重河東賦欲知追神仙羽騎凌雲轉閶闔帶空懸長旗
掃月窟鳳跡輾星躔但使丹砂就能令億萬年

邯鄲歌

回顧灞陵上北指邯鄲道短衣妾不傷南山為君老

子夜歌二首

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艷歌玉指弄嬌絃
朝日照綺窻光風動紈羅巧笑蒨兩犀美目揚雙蛾



子夜四時歌

春歌四首

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可限

蘭葉始滿池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憐意摘以寄心知

朱日光素冰黃花映白雪折梅寄佳人共迎陽春月

花塢蝶雙飛柳堤鳥百舌不見佳人來徒勞心斷絕

夏歌四首

江南蓮花開紅光照碧水色同心復同藕異心無異

閨中花如繡簾中露如珠欲知有所思停織復踟蹰

玉盤著朱李金杯盛白酒雖欲持自親復恐不甘口

含桃落花日黃鳥營飛時君住馬已疲妾去蠶欲饑

秋歌四首

繡帶合歡結錦衣連理文懐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

七采紫金柱九華白玉梁但歌雲不去含吐有餘香

吹漏未可停絃斷更當續俱作雙絲引共奏同心曲

當信抱梁期莫聽廻風音鏡中兩人髻分明無兩心

冬歌四首

寒閨動㪚帳窓筵重錦席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

别時鳥啼户今晨雪滿墀過此君不返但恐緑鬢衰

果欲結金蘭但看松柏林經霜不墮地歲寒無異心

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君志固有在妾軀乃無依

歡聞歌二首

豔豔金樓女心如玉池蓮持底報郎恩俱期遊梵天

南有相思木合影復同心遊女不可求誰能惜空陰

團扇歌

手中白團扇淨如秋團月清風任動生嬌香承意發

碧玉歌

杏梁日始照蕙席歡未極碧玉奉金杯綠酒助花色

上聲歌

花色過桃杏名稱重金瓊名歌非下里含笑作上聲

襄陽白銅鞮歌三首

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

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

龍馬紫金鞍翠毦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楊叛兒

桃花初發紅芳草尚抽緑南音多有會偏重叛兒曲

白紵辭二首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琯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

含笑一轉私自憐

纖腰嫋嫋不任衣嬌怨獨立特為誰赴曲君前未忍歸

上聲急調中心飛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一作提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東飛伯勞歌一云絡古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黄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兒女對門居開顏發豔照里閭南窓北牖挂明月藝文作桂月光羅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

江南弄七曲○以下雜言

古今樂録曰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

江南弄

和云陽春路娉婷出綺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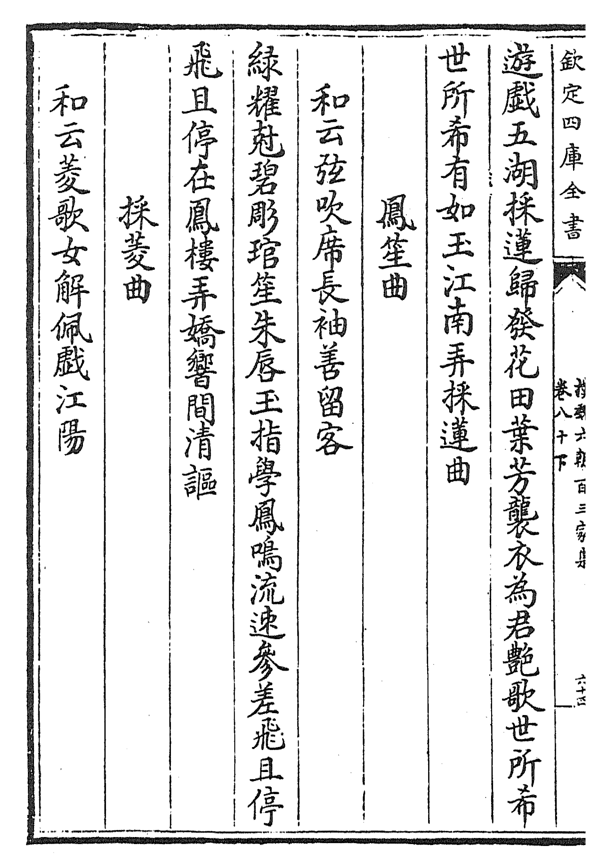
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蹀躞舞春心
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蹰

龍笛曲

和云江南音一唱值千金
美人綿眇在雲堂雕金鏤竹眠玉牀婉愛寥亮繞虹梁
繞虹梁流月臺駐狂風鬱徘徊

採蓮曲

和云採蓮渚窈窕舞佳人



遊戲五湖採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為君艷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採蓮曲

鳳笙曲

和云弦吹席長袖善留客

緑耀尅碧彫琯笙朱唇玉指學鳳鳴流速參差飛且停飛且停在鳳樓弄嬌響間清謳

採菱曲

和云菱歌女解佩戲江陽

江南稚女珠腕繩金翠搖首紅顏興桂棹容與歌採菱歌採菱心未怡翳羅袖望所思

遊女曲

和云當年少歌舞承酒笑

氛氳蘭麝體芳滑容色玉耀眉如月珠佩婐姬戲金闕戲金闕遊紫庭舞飛閣歌長生

朝雲曲

和云徙倚折耀華

張樂陽臺歌上謁如寢如興芳晻曖容光旣豔復還没復還没望不來巫山高心徘徊

上雲樂 七曲

鳳臺曲

和云上雲眞樂萬春

鳳臺上兩悠悠雲之際神光朝天極華蓋遏延州羽衣昱耀春吹去復留

桐柏曲

和云可憐真人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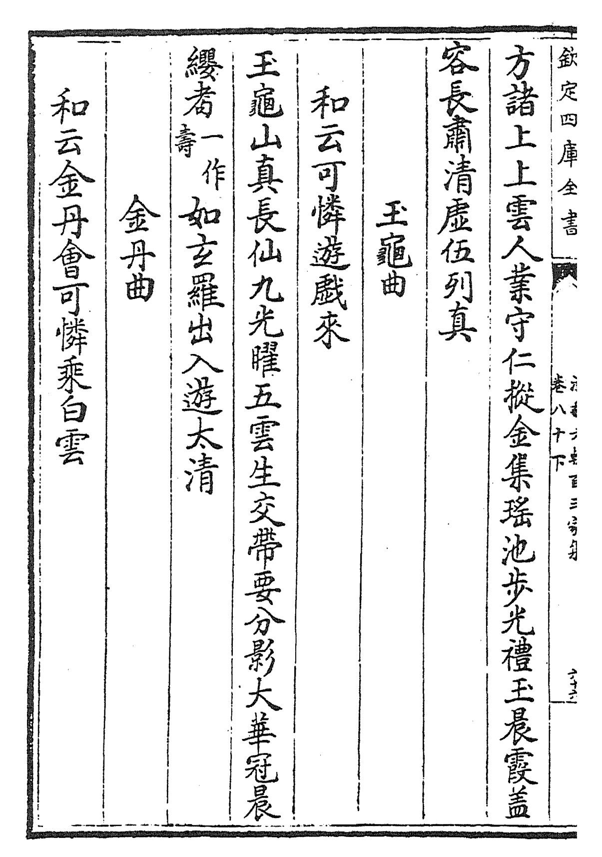
桐柏真昇帝賔戲伊谷遊洛濵參差列鳳管容與起梁塵望不可至徘徊謝時人

方丈曲

方丈上崚層雲挹八玉御三雲金書發幽會碧簡吐玄門至道虛凝冥然共所遵

方諸曲

和云方諸上可憐歡樂長相思



方諸上上雲人業守仁擬金集瑤池步光禮玉晨霞蓋容長肅清虛伍列真

玉䆓曲

和云可憐遊戲來

玉䆓山真長仙九光曜五雲生交帶要分影大華冠晨纓者一作壽如玄羅出入遊太清

金丹曲

和云金丹會可憐乘白雲

紫霜耀絳雪飛追以還轉復飛九真道方微千年不傳一傳裔雲衣

金陵曲

句曲仙長樂遊洞天巡會迹六門揖玉板登金門鳳泉廻肆鷺羽降尋雲鷺羽一流芳芬鬱氛氳

詩

逸民四言

如龍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遊魚魚

有浮沉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直石頭 以下五言

率土咨王土安知全高尚東壟棄黍稷西遊入卿相屬逢利建始投分參末將尺寸功未施河山賞已諒攝官因時暇曳裾聊起望鬱盤地勢遠參差百雉壯羣壁絳霄際丹樓青霞上夕池出濠渚朝雲生疊嶂籠鳥易爲恩屠羊無飾讓泰階端且平海水本無浪小臣何日歸頻轡從閒放

答任殿中宗記室王中書別

帝初仕齊為隨王鎮西諮議參軍隨王鎮荊州帝赴鎮時同列以詩送別

問我去何節光風正悠悠蘭華時未晏舉袂徒離憂綏客承別酒鳴琴和好仇清宵一已曙藐爾泛長洲眷言無歇緒深情附還音旋流

宴詩

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九夷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籍岐陽書記傳

首夏泛天池

薄遊朱明節芝漾天淵池舟楫互容與藻蘋相推移碧沚紅菡萏白沙青漣漪新波拂舊石殘花落故枝葉軟風易出草密路難披

登北顧樓

歇駕止行蹕迴輿暫遊識清道巡丘登緩步肆登陟鳫行上差池羊腸轉相逼歷覽窮天步矖矚盡地域南城連地險北顧臨水側深潭下無底高岸長不測舊嶼石

若構新洲花如織

天安寺疏圃堂

乖和蕩猶豫此焉聊止息連山去無限長洲望不極參差照光彩左右皆春色晻暧矚遊絲出沒看飛翼其樂信難忘儵然寧有飾一作極

藉田

寅賓始出日律中方星鳥千畝土膏紫萬頃陂色縹嚴駕伫霞昕浥露逗光曉啓行天猶暗伐鼓地未悄蒼龍

發蟠蜿青旂引窈窕仁化洽孩蟲德令禁胎夭耕籍乘月映遺滯拮秋杪年豐廉讓多歲薄禮節少公卿秉耒耜庶甿荷鉏耰一人慙百王三推先億兆

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

隋志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

志學恥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悅夫子道正言思善誘刪次起寔沈殺青在建酉孫陋之多聞獨學少鑽叩仲冬寒氣嚴霜風折細柳白水凝澗谿黃落散堆阜康哉信

股肱惟聖歸元首獨歎予一人端然無四友

遊仙

水華究靈奧陽精測神秘具聞上仙訣留丹未肯餌潛名遊柱史隱迹居郎位委曲屬臺日分明柏寢事蕭史暫徘徊待我升龍轡

遊鍾山大愛敬寺

日予受塵縛未得留蓋纏三有同永夜六道等長眠才性之方便智力非善權生住無停相刹那即徂遷數逝

比悠稔交臂乃奢年從流既難反弱喪謂不然二苦常
追隨三毒自燒然貪癡養憂畏一作愛熱惱坐焦煎道心
理歸終信首故宜先駕言追善友回輿尋勝緣面勢周
大地縈帶極長川稜層疊嶂遠迤邐隥道懸朝日照花
林光風起香山飛鳥發差池出雲去連綿落英分綺色
墜露散珠圓當道蘭藿靡臨堦竹便娟幽谷響嚶嚶石
瀨鳴濺濺蘿短未中攬葛嫩不任牽攀緣傍玉澗褰陟
度金泉長途弘翠微香樓問紫烟慧居超七淨梵住踰

八禪始得展身敬方乃遂心虔菩提聖種子十力良福田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一道長死生有無離二邊何待空同右豈羡汾陽前以我初覺意貽爾後來賢

會（一作述）三教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踐言貴去伐爲善存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鏤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

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徑億尺小草裁云萌大雲降大雨隨分各受榮心想起異解報應有殊形差池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和太子懺悔 太子即簡文

玉泉漏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蔓草獲再鮮落花蒙重榮 闕

十喻五首

幻

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八珍對見不可信熟視事非真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如炎

亂念矚長原例見望逢扃逶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熱緣熱惚逼渴愛渴心生

靈空

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迷惑三界裡顛倒六趣中五受性洞遠十相法靈沖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乾闥婆

靈海自已極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闥婆欝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烟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玄又玄

夢

甘寢隨四坐盖睡依五衆遣從競分諍美惡相戲弄出家爲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真寔間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代蘇屬國婦

良人如我期不謂當過時秋風忽送節白露凝前基愴愴獨涼枕悽悽孤月帷忽聽西北鴈似從東海淯果啣萬里書中有生離辭惟言長別矣不復道相思塞馬久

剽奪漢節故支持帛上看未終臉下淚如絲空懷之死

誓遠勞同穴詩

古意二首

飛烏起離離驚散忽差池噭嘈繞樹上翩翩集寒枝既

悲征役久偏傷壠上兒寄言閨中妾此心詎能知不見

松蘿上葉落根不移

當春有一草綠花復垂枝云是忘憂物生在北堂陲飛

飛雙蛺蝶低低兩差池差池低復起此芳性不移飛蝶

雙復隻此心人莫知

擣衣

駕言易水北送别河之陽洮思慘行鑣結夢在空牀既寤丹綠謬始知紈素傷中州木葉下邊城應早霜陰蟲日慘烈庭草復芸黃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房嫋嫋同宮女助我理衣裳參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揚輕羅飛玉腕弱袖依紅粧朱顔日已興盻睇色增光擣以一匪石文成雙鴛鴦制握斷金刀薫用如蘭芳佳期久不歸持

此寄寒鄉妾身誰與容思君苦入腸

織婦

送别出南軒離思沉幽室調梭輟寒夜鳴機罷秋日良人在萬里誰與共成匹願得一廻光照此憂與疾君情倘未忘妾心長自畢

戯作

宓妃生洛浦遊女出漢陽妖閑逾下蔡神妙絶高唐緜駒且變俗王豹復移鄉况兹集靈異豈得無方將長袂

必留客清哇咸繞梁燕趙羞容止西施慙芬芳徒閒殊
可弄定自乏明璫

七夕

白露月下圓秋風枝上鮮瑤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烟妙
會非綺節佳期乃涼年玉壺承夜急蘭臯依曉煎昔悲
漢難越今傷河易旋怨咽雙念斷悽悼一作兩情懸切

紫蘭始萌

種蘭玉臺下氣暖蘭始萌芬芳與時發婉轉迎節生獨

使金翠嬌偏動紅綺情二遊何足懷一顧非傾城羞將
苓芝似豈畏鶗鴂鳴

邊戍

秋月出中天遠近無偏異共照一光輝各懷離別思

詠舞

腕弱復低舉身輕由廻縱可謂寫自歡方與心期共

詠燭

堂中綺羅人席上歌舞兒待我光泛灔為君照參差

詠筆

昔聞蘭蕙月獨是桃李年春心倘未寫為君照情筵

詠笛

柯亭有竒竹含情復抑揚妙聲發玉指龍音響鳳凰

答蕭琛

高祖任西邸早與琛狎每朝宴呼為宗老琛奉陳昔恩以早簉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

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

賜謝覽王暕詩

謝覽侍武帝坐受勑與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帝賜詩云

雙文既後進二少寔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賜張率

率侍武帝遊宴賦詩帝别賜率詩

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

戲題劉孺手板

武帝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劉孺張率並醉未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

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

覺意詩賜江革

華精信因果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賜革覺意詩五百字

唯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

送始安王方畧入關

帝結好於魏遣始安王方略入關送之作詩

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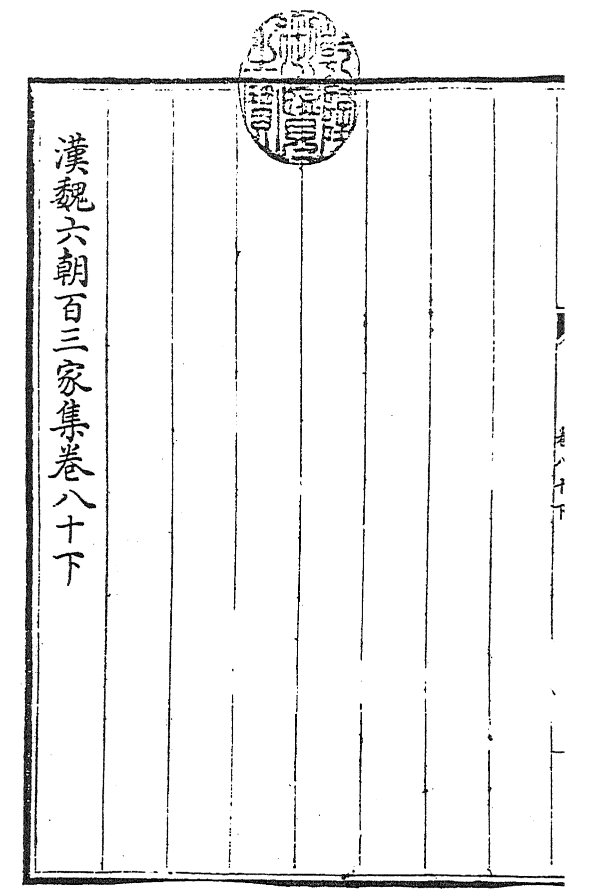
聯句

清暑殿效柏梁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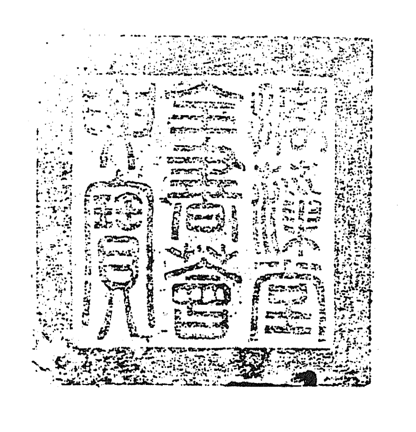
居中負扆寄纓紱 帝 言慙輻輳政無術 新安太守任昉 至德無垠愧違弼 侍中徐勉 燮贊京河豈微物 丹陽丞劉汎 竊侍兩宮慙樞密 黃門郎柳惔 侍清通簡要臣豈汩 吏部郎中謝覽 出入帷扆濫榮秩 侍中張卷 複道龍樓歌楙實 太子中庶子王峻 空班獨坐慙羊質 御史中丞陸杲 嗣以書記臣敢匹 右軍主簿陸倕 謬參和鼎講畫一 司徒主簿劉治 鼎味參和臣多匱 司徒左西屬江曹

聯句詩

傾城非人美十載難重逢雖懷軒中意愧無鬒髮容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